



日日思归饱野菜

□ 董国宾

故乡僻远,山里人家躲在乡野深处,夜半睡去五更起,日复一日打理着各自的生产和生活。过往的时光里,日子简朴,粗茶淡饭,但每到春天,山村里大人小孩便乐开了怀。

春一点头,天就暖了。故乡的小山村,春日青亮,百鸟欢唱,天穹像澄碧的河,山野像竹林的绿。油绿的春草在春意中浅吟,各种野菜也着一身绿衣,在田间地垄、阡陌沟畔,悄悄探出头来,忍不住迎风弄影,醉在山洼里。“主人闻语未开门,绕篱野菜飞黄蝶。”故乡翠翠绿绿的野菜,我想也是这个样子。

山地里禾苗油亮,野菜青青,春风踏着脚尖走过来又走过去,暖了山里人家,绿

了山冈、崖畔。乡野的春天里,白蒿、婆婆丁、苦菜、马齿苋、苋菜、荠菜,丛丛簇簇,充满意趣和诗意。我从小就是个爱读古诗词的山里娃,在古诗词里,一眼就能找到小山村里各种野菜的影子。《采芣苢》中说:“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有之。”芣苢即车轮菜。此诗是说,好新鲜的车轮菜呀,快来采呀,谁采了归谁啊。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,窈窕淑女,寤寐求之。”此为《诗经》中《关雎》里的诗句,其中的荇是一种可以吃的水草,也是一种野菜,柔软滑嫩,在古时就是一种美味。“彼采葛兮,一日不见,如三月兮,彼采萧兮,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。”《采葛》中的葛即葛根,萧即白

蒿,都是鲜美的野菜。这些野菜出现在古诗词里,我们小山村的野地、崖畔和沟渠边也最多,吃起来也最香。

一开春,村子里大人小孩提着竹篮挖野菜。家乡人朴实,说出的话也实在,村西头的李婶常把大伙儿吆喝在一起,高着嗓门说:“春暖了,咱们一块挖野菜,靠山吃山,今儿咱就吃自个山洼里最好的春菜。”春风吹拂的日子里,春山、春野、沟渠旁,遍地都是挖野菜的山里人。他们手拿小铲子,一眨眼,一个个竹篮里野菜就冒出尖来。在故乡,山地里野菜多得晃眼,眼前是几株白蒿,挨边突然又冒出几株马齿苋。整个绿柳轻扬的春天,山里人家餐桌上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野

菜宴。

野菜的吃法很多,山里人家变着法儿把鲜嫩的野菜凉拌、烹炒、蒸煮、做成粥,或剁成馅包饺子,或做成春饼及春卷,哪种做法都是可口的美味。以前山里人家日子苦,大鱼大肉没得吃,大自然赐予的春菜摆上春盘,同样成了山里人家的佳肴。春天来了,故乡的小山村,从东头到西头,家家户户便迎来了好时光。

陆游《食荠》云:“日日思归饱蕨薇,春来荠美忽忘归。”春天又来到跟前,陆游的这首野菜诗,也让我想起乡野深处清香的野菜来。我大胆想象着陆游对野菜的深切感怀,贸然到诗人的春天里,去采一抹日日思归饱野菜的乡野情思。

与老树相拥

□ 王国梁

有种现象很有意思,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。人们在见到一棵老树的时候,总喜欢走上前去,仰望着老树遮天蔽日的头颅,然后把身体贴近,与老树来个拥抱。尤其是那种需要几个人合抱的老树,经常会见几个人心照不宣地围拢过来,一起合抱。仿佛只有这种“零距离接触”,才能感受到老树的风华和气韵。

老树在人们拥抱它的时候,也是慈眉善目的样子。它撑起一方天地,摆摆着枝枝叶叶,仿佛在回应人们的拥抱。我觉得老树是有情感的,它能察觉到人们的善意和喜爱,于是也亲昵地与人相拥。老树,就像宽厚仁慈的长者,历经风

雨沧桑,尝尽悲欢离合,每一片叶子里都昭示着经历的光阴,每一条根须都储藏着久远的故事。老树隐忍而沉默,把所有故事化为无言,埋藏在深深浅浅的年轮里。我们想要读懂老树的语言,却总是接收到它抛来的一个又一个谜题。关于光阴,关于岁月,关于生命,关于天地,关于宇宙,老树以智者的姿态讲述生命生生不息的道理,阐释着世间万物的规律,或者无常。

面对一棵老树,我们的姿态始终是仰望的。我们享受老树的荫庇,也审视这种比人生命更长久的生灵。树比人活得久,它们经历了我们所不能经历的漫长岁月,是不是比我们更加灵性和智慧?我想

是的。一棵老树,几十年上百年伫立于天地之间,感受着时光如流,见惯了风霜雨雪。它亲身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,却能够保留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一席之地,不得不说很多老树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前可见古人,后可见来者,念天地之悠悠,老树是岁月更迭的见证者,也承接了独特而伟大的使命。

老树与人的关系,亲密而微妙。它见过我们的先人,也会见到我们的后人。它来自遥远年代,也将承前启后。我们希望它能充当时光里的讲述者。树始终忠诚地陪伴着人们,千年万代,我们与树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悠悠岁月,它经历过多少次厄运?风

暴雷击,奇寒霜雪……极端恶劣的天气时不就来袭击,可是它依旧坚韧地挺立于此。那些打不垮它的,终将使它更强大。

我们愿意与一棵老树相拥,感受它博大深沉的气息,汲取它身上百折不挠的力量。你与老树相拥过吗?粗糙的树皮仿佛沧桑的脸,每一个褶皱里都是岁月的感怀。老树温厚而清凉,淳朴而沧桑,质朴而豁达,亲切而博大,与它相拥的时候,你会觉得仿佛遇到了久违的故友,彼此的情谊在瞬间复苏。它依旧有你熟悉的气息,你依旧是它熟悉的模样。人与树,在这个世界上相互依赖,相互成全,共同打造美好的家园。

陪母亲度假

□ 刘平

母亲老了,老成一朵黏人的棉花。我上班,她趴在窗口目送;我下班,她不知什么时候就趴在窗口遥望了;我在家里,她的目光一直停驻在我身上,怯生生的眼神里明明白白地写着:“陪陪我吧。”可我怎么办呢?每天像个陀螺一样,忙不完的工作,处理不完的事情。

周末终于有时间了,我安排上午陪母亲赏花,下午陪她泡脚,顺便“教育教育”她,我也有工作,不能经常陪。当我

告诉她这个消息时,母亲眼前一亮,就像小孩终于得到了心仪已久的棒棒糖一样,但眼神随即又黯淡了下来,踌躇了半天,摆摆手说:“不去了,你忙,我就别给你添乱了。”

我握住母亲的手说:“去吧,我好不容易有休息时间,正好想放松一下,就当陪你吧。”母亲这才答应下来。

正值花期,公园里各种花争奇斗艳,微风拂过,片片花瓣小雨一样飘落,真是美丽极了。母亲很高兴,她今天穿一

件暗红的上衣,戴一顶圆边礼帽,站在树下,恰似一朵深沉的红梅。久违的笑容浮在母亲的脸上,她时而仰望鲜花,时而俯视落蕊,但最多的时候,是将目光悄悄地停留在我身上,仿佛我就是一块稀世珍宝,怎么看也看不够。我的心中闪过一丝愧疚,我平时是给了母亲多少脸色看呀,让她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,不敢多言语。

下午,我们来到足疗店,先泡脚再按摩。足疗室里水

汽蒸腾,淡淡的药香萦绕,隔着薄薄的水雾,我听见母亲感叹:“这热水真舒服,烫到心坎里了,享女儿的福了。”

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,渐渐地,母亲的话越来越少,后来我竟听到了母亲轻微的鼾声。我轻轻一笑,起身为母亲盖上了毛毯。

母亲用她桃花杏花一样的青春时光,陪伴我们成长,如今岁月将她熬成了棉花,往后余生,我们做子女的无论多忙,都要多陪伴她。

故园杏花韵味长

□ 李东花

前几日,表哥来看母亲,带来了白面、新鲜的蔬菜,还折了一枝自家院子里的杏花。母亲看着杏花,眼里满是欣喜:“九九杨落地,十九杏花开,今年是暖春,这杏花也是急性子,瞧这俏生生的模样,招人爱呢!”

恍惚间,我又回到年少时的老屋。春风起,草儿发新绿,院落里,祖母种下的那棵杏花树,花开正好,朵朵都是喜眉俏眼的模样。那一树的杏花,把低矮的房子映衬得清润水粉。

乡间杏花开的日子,空气是清清爽爽的,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,匆匆甩去厚厚的棉衣,一个猛子扎进春天的怀抱里。小子们爬树折下树条,做柳笛,鼓着腮帮比着谁吹得响,高低错落的音符伴着无忧的欢笑声,在杏花园里回荡。丫头们把柳条编成圈,插上菜花、杏花,戴在头上奔跑着,满田野撒欢。无忧的年龄,奔跑的风景,我们像风筝一样呼啦啦飞着,心里灌着满满的快乐。花开是喜欢,花落是期盼。期盼亦如那米粒一样的青杏,一点点长大,一点点饱满,梦里梦外都是甜杏的香。我在岁月彼岸遥望,记忆里那杏花灿灿的日子,心里总飘起杏花雨……

一场杏花雨,让整日忙碌的母亲放下了锄头,端起了针线筐,轻轻地把顶针套在手上。那时的母亲留着齐耳短发,静坐在窗前,给父亲纳鞋底。她微微低着头,用力扯着棉线,针线穿过鞋底发出轻微的刺啦声,只见母亲把针在头发间轻轻捋一下,脸上绽放出一朵盈盈的笑容:“你爹这星期要回来嘞,我要把鞋赶做出来,他爱打篮球,蹦蹦跳跳费鞋呢!”母亲边跟我说话边穿针引线,一针下去,是和煦煦的春阳秋月;再一针下去,是枝枝蔓蔓的儿女情长。母亲抬头望着窗外的杏花,眼里流转着脉脉温情,平时劳顿的苦和累,也因为满含期待而变得轻盈。

村头的那棵柳树,摇曳着鲜嫩的绿意,燕子的影子从檐下闪过,杏花在枝头微微颤动。疏影横斜,花蕾盈枝,如出尘的少女,豆蔻年华清新灵动。穿着红嫁衣的表姐,一步一回头,走出家门,缓缓地走进杏花烟雨里。姨母倚在门口,痴痴凝望,久久伫立。一曲《百鸟朝凤》荡气回肠,吹落杏花,一瓣又一瓣。天地间,春雨丝丝缕缕,掠过姨母的白发,潮润她的眼眸,忧伤又迷离。那一路奔来的杏花雨,绵长而执拗,是谁,撑着旧日的时光一起老去……

再回首,惊觉岁月已老,那年的杏花,那年的雨,却寻不见踪迹。它们追着三月的风,入诗人画了吗?妩媚或幽冽,繁芜或沉寂,都盘踞在岁月的深处,伏蛰在那颗易于感动的心里。

“恻恻轻寒翦翦风,小梅飘雪杏花红。”春至,总是惹乡愁,一枝杏花,盈盈然,在故乡的烟雨里,摇来摇去,我的梦,便染上清浅的香,等一声鸟鸣唤醒自己,赴一场杏花的盛宴!